

語文點滴

倪海曙著

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協會主編

東方書店出版

語文點滴



沈西園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12月

語文點滴

DUNGFANG SHUDIAN CHUBAN 東方書店出版

SHANGXAI SIN WENZ
GUNGZOEHE XIEXUI
ZHUBIAN

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協會
主 編

語 文 點 滴

開本：32・字數：54千・定價頁：118

著 者：倪 海 曙
出版者：東 方 書 店
上海山東中路一三六號
發行者：通 聯 書 店
上海九江路二九五號
印刷者：毅 華 印 刷 所
上海海寧路六九七號

1954年5月初版・第一次印(1-5000本)
每册定價 3700 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五九號

寫在前面

這本集子裏收的，是我在一九五三年中寫的一些語文稿子。

這些稿子都是發表在《語文知識》月刊上的，只有兩篇附錄是在《文化學習》半月刊上連載的。

我的寫作時間很少，只能寫些這樣的短文。同時我主觀上很想消除一般人認為語文文章枯燥、因此怕看的成見，所以總是試用各種比較活潑的形式來寫。

這在我是一種嚐試，也是一種苦心。語文的出版物，特別是有關文字改革等語文問題的出版物，直到現在還很稀少。在這類出版物還沒有普遍之前，多一本小冊子也是好的。所以我又出版了這本集子。

倪海曙

一九五四年一月

內 容 說 明

這本集子裏收的，是作者在一九五三年寫的關於語言文字和語文問題的雜文。作者寫這些雜文的目的是想用比較輕鬆的文章形式，來談一般人認為比較枯燥的語文問題。作者在一九五二年寫的同類性質的雜文，已經收集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語文漫談》中，這本集子也就是《語文漫談》的續編。

目 次

寫在前面.....	1
語文點滴（一）.....	1
語文點滴（二）.....	5
語文點滴（三）.....	8
語文點滴（四）.....	11
語文點滴（五）.....	15
語文點滴（六）.....	19
語文點滴（七）.....	23
文法隨筆.....	29
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44
“文字改革大家談”開場的話.....	46
從工農兵的語文學習談起.....	49
高倉輝.....	52
Sin Wenz 的故事.....	54
語文新事.....	77
“勝利‘突破’頭腦”.....	77
量距離識字.....	77
“機器人”.....	78

一個統計數字.....	79
一本國外出版物.....	79
附錄	81
怎樣把字寫得快.....	83
破三關.....	88
我寫我.....	90
寫文先脫文.....	92
跳障礙和補窟窿.....	94

語文點滴 (一)

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語言，爲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發表以後，單純強調內容、認爲文字上的正確通順可以不必注意的時代，應該是過去了；但是到今天爲止，許多人仍舊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文字上馬虎、不重視的現象，仍舊相當普遍。

注意文字上的正確通順，是爲了更好的表達內容。這跟注意內容，並不相反，而是相成的。有人以爲：注意了文字，就等於不注意內容；因爲要注意內容，所以不必注意文字。這種看法，是片面的。

“正確地使用祖國語言”的號召，難道光是號召大家“咬文嚼字”麼？

不注意文字的正確通順，把強調內容作爲理由，這種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可是另一種原因却可以肯定：那就是“懶惰”。

文字的表现技巧，是手工性的技巧。這種技巧必須長時期的多寫苦練，才能很好掌握，才會“熟能生巧”。語法和修辭的書，固然有助於寫作，但是光看幾本語法修辭的書，並不就能寫作的。這跟光看游泳書並不就能游泳，是一樣的道理。語法修辭的書，是寫作方式和方法上的一些總結，是一些理性認識；這些總結，必須跟你寫作上的實踐結合起來，才能起指導作用；這些理性認識，必須把你寫作上的感性認識做基礎，才能對你起提高作用。所以文字技巧的基本問題，還是在實踐，在多寫苦練。有些人不肯注意文字，主要恐怕是懶惰，怕麻煩，不肯下苦功。

在“正確地使用祖國語言”這一點上，我們對翻譯家們，要特別“寄予厚望”，要特別“責備求全”。

近三十年來，在祖國語文的表達方式和方法上，起了重大影響的，是翻譯作品和翻譯文章。在十幾歲到五十幾歲的人中，凡是能寫文章的，他們所寫的文章，或多或少都受有翻譯文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要繼續擴大和深入下去。這是因為接觸翻譯文章和翻譯作品，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曾經是和將要是我們生活中的常事。

翻譯家們的貢獻，是把外國語文中的語法和語彙，精密和豐富了我們近代的祖國語文；但是這種精密和豐富的工作，如果不掌握分寸，不研究祖國語文的具體情況，光是呆板的搬用，結果會成為祖國“語文上的奇裝異服”。這樣的貢獻，我們不敢說是祖國語文之福！

誰也愛讀蘇聯文學名著，但是誰也怕讀有些蘇聯文學名著的譯文。有人比喻讀這類譯文好像嚼碎瓦片；有人說這類譯文難讀難懂勝於《資本論》；有人認為這是中蘇友好工作中的一個大缺陷；有人因此代為對蘇聯作家感到抱歉……。

具體的例子，我們不舉了，過去《翻譯通報》已經舉出過很多。

翻譯的文字質量低，恐怕不是趕任務的問題。翻譯家的工作時間，一般說是充裕的，而且除非搶譯，也是不必趕什麼任務的。把文藝作品當作電報號碼那樣譯，一是因為有些翻譯家沒有意識到翻譯文對於祖國語文的影響之大，責任之重；二是由於有些翻譯家語文水平之低，而又不肯切實下功夫；三是有些翻譯家在思想上還沒有好很改造，因此非常

缺乏讀者觀點。

“正確地使用祖國語言，爲祖國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我們首先要求翻譯家們担負起這個任務來！

語文點滴（二）

最近我們在報上看到這樣一段新聞：

上海民主婦女聯合會為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給
婦聯各級組織及各界婦女的通知

為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粉碎美帝國主義所進行的罪惡的細菌戰爭，並改善環境衛生和養成個人衛生習慣，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證國家建設計劃的順利進行，上海市各級婦聯組織，各界婦女姊妹應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佈的“關於一九五三年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和“一九五三年春季應當進行一次短期的衛生突擊運動”的指示，積極參加愛國衛生突擊月的各項活動，表示上海婦女對自己祖國的關懷、熱愛以及堅決保衛祖國的力量和決心，為全年愛國衛生運動打下基礎；並根據上述指示精神，結合婦聯經常業務，大力宣傳婦嬰衛生。為此，我們特發出如下通知：（下略）

這段新聞的標題，長到三十五字，開頭第一句句子，長到二百二十二字。

二百二十二字長的一句句子，讀者讀時，看了後面，忘了前面。寫的人竭力想說得全面，說得詳盡；讀的人只覺得一片模糊。如果讀的人不會分析句子，那就連主語也找不到，只覺是大道理排隊，主要在說些什麼，却抓不住。

動機很好，效果極壞。

如果由里弄的讀報員把它讀給家庭婦女們聽，讀報的會讀得頭暈，聽報的會聽得打瞌睡。

寫通知不是寫學術論文，寫通知是直接對羣衆講話，必須通俗通順，清楚明白。婦聯的通知，更應該通俗通順，清楚明白，因為目前婦女羣衆的文化水平一般還很低。婦女幹部應該有婦女羣衆觀點才對。

如果仔細來研究這句二百二十二字長的句子，它是儘可以分成好幾句、甚至好幾段來寫的；同時它裏頭有些話可以省掉。語言也可以自然些、平易些。

是不是可以這樣來寫呢？

上海市各級婦聯組織，各界婦女姊妹們：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最近發佈了兩個指示：一個是“關於一九五三年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指示；一個是“一九五三年春季應當進行一次短期的衛生突擊運動”的指示。

爲了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粉碎美國帝國主義的細菌戰；爲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證國家建設計劃的順利進行；我們上海婦女應該積極執行這兩個指示，來表示我們對祖國的關懷熱愛，來表示我們保衛祖國的決心和力量。

我們應該積極參加愛國衛生突擊月的各項活動，改善環境衛生，養成個人的衛生習慣，替今年全年的愛國衛生運動打下基礎。

全市各級婦聯還應該根據這兩個指示的精神，結合經常業務，大力宣傳婦嬰衛生。

因此，我們特地發出通知如下：（下略）

我們祖國的婦女，一般說來，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好口才。希望她們在工作中也成爲好口才。只要她們不陷進公式化語言的泥沼，多向工農姊妹學習，她們的語言力量將是了不起的。

語文點滴 (三)

這兩三年來，注意文法和學習文法的風氣，慢慢在養成了。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這種風氣的養成，是跟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報》社論號召大家正確使用祖國語言有關係的。

學習語文必須學習文法，文法講的是語言組織方面的法則（“法”就是“法式”，“則”就是“規則”）掌握了語言組織的法則，在語文的學習上，就可以得到途徑，避免摸索，可以節省時力；在語文的使用上，就可以做到正確、通順、精密。

不學文法也可以寫文章，不過要化很大的勁、化很長的時間；寫出來的文章，在語文上是否正確、通順、精密，自己只有感性的認識，沒有理性的認識。文法好比一管米突尺。你不用米突尺，也可以劃線，但是要把線劃得直，就很吃力；線劃好了，直不直自己也難肯定。有了米突尺，你不但劃線容易劃得直，而且線劃好了，也可以有個標準去衡量，去肯定是不是直。文法就是語文使用的一管米突尺。

當然，要把文章寫好，首先要有正確豐富的內容，其次要學習科學的語文方法（例如文法、修辭等），再其次要多寫苦練。文字的技巧是手工性的，必須熟練才能生巧。如果以為看了幾本文法書就能把文章寫好，那是不對的。方法只能指導你的實踐，不能代替你的實踐。看了游泳書不能立刻游泳，這是一樣的道理。

中國是文法的世界三大發源地之一（其他兩個是希臘和印度），但是中國正式的文法研究，却開始得很晚。從鴉片戰爭到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是中國文法研究的自發時期。這一時期研究的，主要是詞的接連問題。六十年代以後才開始研究詞的關連問題（“接連”“關連”都是借用陳望道先生的說法）。開頭是許多外國傳教士用西洋文法來套中國語言，編了一些模倣西洋的中國文法書；後來許多中國的學者也跟着這麼做。這樣的文法研究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這個時期可以稱為中國文法研究的殖民地化時期。一九三〇年以後，殖民地化的中國文法被批判了，文法研究進入了創造時期，那就是一方面根據世界語言科學的一般性理論，一方面根據中國語言的具體情況，來研究中國的文法理論和建立中國的文法體系了。從一九三八年秋到一九四三年春，先在上海，後在西南，曾經展開過五六年